

Andolan

(日) 山中晴子 著

爱 的 绊



辽宁人民出版社

爱的绊

(日)山中晴子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绊 / (日) 山中晴子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05-06947-6

I. ①爱… II. ①山… III. ①家族-史料-鞍山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529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 www.lnp-ph.com.cn

印刷: 沈阳天正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30mm

印张: 21.25

插页: 1

字数: 32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阳春

封面设计: 杨勇 白咏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姚飞天

书号: ISBN 978-7-205-06947-6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序	4
一、欲碎的心.....	5
二、天若有情.....	8
三、人世沧桑.....	12
四、浪迹天涯.....	18
五、如释重负.....	24
六、舍己救人.....	30
七、峥嵘岁月.....	35
八、左右为难.....	41
九、外公追随孙中山.....	46
十、颠沛流离.....	53
十一、千古冤魂.....	57
十二、死里逃生.....	61
十三、八千里路云和月.....	66
十四、白粥公主.....	72
十五、游子归来.....	76
十六、荣辱毁誉.....	78
十七、琴瑟知音.....	84
十八、近乡情怯.....	89
十九、他乡遇故知.....	94
二十、情到深处.....	101
二十一、我的童年.....	106
二十二、暴风骤雨.....	113
二十三、雾惨云愁.....	118
二十四、时势造英雄.....	122
二十五、枯木逢春.....	125
二十六、同是天涯沦落人.....	131
二十七、重回故土.....	135
二十八、我的哥哥.....	142
二十九、浮生若梦.....	145
三十、梅花香自苦寒来.....	154
三十一、爱的绊.....	158
三十二、残留孤儿.....	164
三十三、相思无尽.....	167
三十四、心相应.....	173
三十五、心相结.....	178
后记	183

序

在我读大学期间，友人时常劝我记述一下我家的家史，然而，我却一再敷衍了事，并未放在心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我的人生蹒跚来到不惑之年时，回望自己人生中“而志于学”“而立”“而不惑”的人生旅程，仿佛一切皆非歌，亦非梦。感叹自己，何尝不是瞻前顾后，踟蹰不前；何尝不是自信心丧失、委靡彷徨，感慨前途渺茫；何尝不是抱怨别人的多，责备自己的少；何尝不是抱怨生不逢时，或悲天悯人之类被客观所左右……

《黄帝内经》的至理名言给予我人生的提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推之可十，数之可百，推之可千，数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也……”从中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主客观存在的现象，明确地提出了天时、地利、情志变化对人的影响。社会环境也是导致不同人生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王安石所说：“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以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细细品味，咀嚼着诗意的韵味，为之动情。

深深品味人生至理名言，感叹古往今来，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更有坚忍不拔之志。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驾驭着我在如醉如梦中醒来。是使命，是责任迫使我敢说，我想写。想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写成文字的念头便油然而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我知道我这个凡夫俗子，不能出世，也不会成仙。我只是出于真心的感动，想在我父亲的有限的生命里，把我曾听到过的或亲眼所看到过的有关父辈的事迹记述下来，形成文字资料，让父亲为自己的人生感到无愧和自豪。于是，我辞掉工作，告别安逸的生活，勇敢地拿起笔，用自己的满腔热情，真实地记录我的家史，并以此慰藉先人，启迪后人；也由衷地希望读者们能在我纷繁复杂的叙述中和我一同回忆过去。在我对“命运”真实的记录中，感受对我们这一代人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的东西，并能够与我产生共鸣。我想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一部家史可以浓缩一个国家的历史。

我的父亲日本名字叫佐々木夫，中国名字叫佐皓，祖籍日本国北海道稚内市，15岁参加中国八路军，19岁转业到中国辽宁省鞍山市工作。我的母亲名叫余秀娥，祖籍上海，1952年于辽宁省鞍山市鞍钢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鞍钢职工医院外科手术室做护士工作。我的名字叫山中晴子，原名佐佐木晴子，中国名字叫佐晴。祖籍辽宁省鞍山市。1991年随父亲回日本定居。我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我的祖父从跨入中国的那一刻开始，使他的子子孙孙，就都变成了半个中国人。从而使这个家族深深地刻上了具有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烙印，并开始了中日两国血肉相连、坎坷曲折、辛酸苦辣并带有着悲剧性的历程。

由于自己心情急迫，以及写作能力之不及，因而担心不能充分、全面地描述这跨越国界的亲情，我只能用我笨拙的指端记述一个真实而感人的、一段跨越两个世纪、普通而不平凡的故事。把我家人的血和泪、苦和乐、生存之难、辛酸苦辣写下来，告诉今人和后人，至少能让我我和我的子孙作为永远的纪念，并以先祖为骄傲和慰藉。总而言之，鉴于我们这些二代、三代的混血儿，具有中日两国血缘关系无法割断的情感基础，那么，就让我们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播下友谊的种子，并使它生根、开花、结果。但愿我的这一初衷能得以实现。

山中晴子

2010年7月于中国沈阳

一、欲碎的心

“爱”是什么？是阳光雨露，是生命之源，是万物之灵……在生生不息，繁衍万物的宇宙里，一切生命无不以爱为基点。因为有了爱，人类才会有生命的延续，万物才得以滋蔓，智慧和能力也与日俱增，人类才会有血有肉，并充满和谐与幸福。

人生有许多不可解的事情，往往都是在所谓的意外中发生。婚后的我，由于不安于那种一味从丈夫那里拿取俸禄的生存方式，不甘于过养尊处优、碌碌无为的生活，于是，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工作。开始时不过是为消愁解闷而已，但是，没有想到一晃竟在这家公司工作了8年。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仅有十几人的株式会社，主要是对大型印刷机所使用的カートレジ（印刷油或印刷粉的储藏盒）进行开发和再生。刚到公司时，每天的工作都是从紧张，甚至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开始，百无聊赖。我极不喜欢日本人那种对工作过于认真、过于刻板、近于麻木的工作态度。然而，发生的一件小事却改变了整个会社的工作气氛。

那天，我不小心在公司门口绊了一下，恰好跌在工场长的脚前，真是狼狈不堪，非常难为情。为了解除这尴尬局面，我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故意开了一句玩笑，对工场长说：“本想与您拥抱的，可是您却躲开了。”话音未落，引来哄堂大笑，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整个一天，大家都在愉快中度过。

从此以后，我总是设法保持一种乐观的情绪和心态，不时做一些搞怪的荒诞事或恶作剧，逗大家开心。虽然我的日语说得太不好，我却努力在不经意中自由自在、毫不拘束地说些笑话，逗得周围人笑个不停，而我却能忍着不笑。我整个人生的转变，是从曾经腼腆、沉默、安静、无情、无趣的我，渐渐变得有了坚强的生命力，内心的重重障碍被层层剥离，多年以来包裹的内心世界逐渐地敞开。同时，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制造出一个纯洁的、向上的、感情丰富的我。在外人眼中则是一个单纯天然的、幽默活泼的、开朗大方的、没心没肺的“天然の马鹿”（天生的傻瓜）。我对工作有着认真负责一面，与此同时，对自己卑微地位有自嘲的另一面，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周围人包括我老板的认可和喜欢，这一切把我从无望的孤独和寂寞中解救出来，我也享受到了满足虚荣心的愉快。

几年时光里，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工作气氛。我所在的工作室除我以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轻英俊的工场长，另一个是长我两岁曾是小学教员的藤原公子。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听广播、听音乐，还聊一些时事热点、杂闻趣事，每天都在轻松愉快中度过。

这天是星期四，每周一次的商品出货日，会社很忙。上午11点左右，突然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从电话里传来悲恸而凄凉的声音，姐姐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父亲的肺癌复发了。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余命还有半年，今天已从协立病院转送到川崎病院。”一股巨大的悲恸突然席卷全身，浑身不由得一颤，随着电话里姐姐那隐隐约约的抽泣声，像有无数个钢针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胸口有一种撕裂的痛楚，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脑子一片空白，记不清之后又说了些什么，之后电话就挂断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像跌进了冰窖里，周身冰冷，压制不住的一阵阵战栗。

邻桌的藤原君惊奇地望着我说：“山中君，怎么了？”

我急忙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尽可能地使自己镇静下来，茫然地回答说：“父亲肺癌复发了，听医生说余命还有半年。”话音未落，心中再也无法压抑剧烈的绞痛，泪水止不住刷刷地流下来。

藤原君先是一愣，接着担心地问道：“哎呀，为什么发病这样突然？”

我的心剧烈地颤抖着，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无助地说：“父亲患有肺癌和膀胱癌，十年前在协立病院做过手术，经过治疗都已好转。可是，前几天又发现痰里带有血丝。于是去医院检查，万没想到又会再发。”此时，我感到被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喉咙哽咽着，泪流满面，脑子一片混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如果见不到父亲，他会马上死掉似的。无法遏止这种冲动，突然想马上飞到父亲的身边，于是我放下手中的工作。

“对不起，我先走了。”我边说边整理着桌上的办公用品。

车子在美作线新建的国道上奔驰。车窗外细雨，水汽带着薄雾，淋落在道路两旁开得很不整齐的木棉花上。有的一整棵树的花朵都被雨水淋落在地面上，无声无息，渗透着宁静却又充满着惆怅，不再是以往那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一切都被雨水渗透着，病恹恹的，打不起精神来。同时，我也感觉天气愈发憋闷，甚至连呼吸都不那么顺畅。车速已从每小时80公里升到每小时100公里。此时，我的内心像河口的水流似的暗潮汹涌，我的思绪也被车速牵引着，透过窗外霏霏细雨，仿佛穿过岁月荒凉，陈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差不多每天傍晚我都要站在家门前翘首远望，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爸爸下班归来。因为我知道父亲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会带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回来。当父亲那瘦长的身影一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时，我会像一只幸福的小鸟欢快地飞到父亲的身旁。还不等父亲进屋，我就会爬到父亲的背上，作出撒娇的样子，直到父亲亮出我最喜爱的东西。在那生活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父亲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省下钱来哄孩子们高兴……

心里正在恍惚时，此刻，从我车里的CD机里传来中国流行歌手刘芳的歌曲《天下父母心》，歌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你们为抚养儿女遭了多少罪
头发白了不会再变黑
皱纹添了不会再消退
起过多少早贪过多少黑
你们为培养儿女多少心力被操碎
眼睛花了走路已驼背
牙齿掉了说话常琐碎
常言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直到我们有了儿女才能真正地体会
最感动就是天下父母心
儿女长大要去飞
老人怕给添累赘
换一杯茶水
铺一下床被
问一问饭菜
合不合口味
父母如今到了这个年岁
健康长寿多少钱也买不回
常言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直到我们有了儿女才能真正地体会
最感动就是天下父母心
老人的健康长寿多少钱也买不回

平日里，这歌声是那么细微婉转、优雅动人。可是，此时的心情听到这首歌使我更加伤感。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撕痛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触动着我心底的隐痛，真是雪上

加霜。

此时，好像从天上沥下的泪雨沾满了我的乡愁，沾湿了我的眼帘，直感到眼眶和面颊湿漉漉的。我随手摘下戴着的手套，擦去脸上的泪痕，尽可能控制住自己那恍惚的精神，调整混乱的思绪。告诉自己不可以胡思乱想，不要让父亲看出我悲伤的样子。

父亲尽管在中国生活了 40 年，但是在礼节方面，始终保持比日本人还要日本人的方式，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的热情，非常受人敬重。这也许是由于父亲的特殊人生经历，以及那残酷的人生磨炼，从而使他从没有表现过急躁和不安。中国文化以“仁”为本，日本文化则以“忠”为贵，而父亲富有两种文化兼而有之的美德。

不仅如此，父亲在相貌上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男子，仪表端庄，举止大方。在为人处世上更是温文尔雅、善解人意。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显示出迷人的魅力。虽已年过七旬，但只要与他见上一面，都会留下温文尔雅、宽厚慈祥的深刻印象。父亲是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父亲渐渐感到自己的身心也在不断地衰老，变得不那么的苛求了，而更多的是宽容。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年轻时的幼稚与单纯，不愿面对昔日的身影。偶尔注意到了先辈们身后的影子，却也未曾懂得他们身上孕育的美德。如今，印在我潜意识中、未经整理的陈年往事，不可抗拒地浮现在眼前。如同此时车窗上落下的串串雨滴，形成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奔流不息。

二、天若有情

我匆匆赶到川崎医院，这是冈山市比较大的一家综合性病院。走进正门，眼前的时钟正是中午 12 点，大厅和长廊上仍有一些挂号和取药的患者，每张脸上都挂着焦急与不安、疲惫与慌乱。穿过长廊，走过彼此挨坐在椅子上焦急窥望的人群，我乘上电梯来到五楼，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扑鼻而来。由于我出生在一个医生之家，对医院的情形相当熟悉。当别人家的孩子一听到医院两个字便恐惧时，比那些孩子还小的我就开始在医院四处游荡，对这里的气味早已习惯。我小小的年纪就对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形象毫不吃惊。父亲总是身上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身上散发出浓郁的福尔马林的气味，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便喜欢这种气味。它比香水气味更能吸引我，使我感到一种安心、放松和亲切。

我竭力镇定一下自己那忐忑不安的情绪。然后，我昂着头，挺起胸，沿着长长的走廊，通过两侧都是一模一样的房门，一个一个地数着门牌号，561 号、562 号、563 号，我停在了 564 号病房的门口。564 号房间的门牌上，清楚地写着佐佐木幹夫的名字，恍惚的我定了定神，心里想，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父亲呢？我带着这种不安，走进了房间。

室内的所有布局，病床、座椅、窗帘、温婉柔和的灯光配着屋内暖暖的色调，使气氛显得那么温馨。房间里有四张床，患者年纪大都在 60~80 岁，蒸人的热气弥漫在这个小屋中，落日的余晖斜射在早已褪色的蓝布窗帘上。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匆匆赶来的我感觉到屋子里又闷又热，连空气仿佛都是凝固着的，令人窒息。我努力让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后，便走到靠窗的父亲床边。父亲正仰面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插着针管，正在打点滴。苍白的面容和白色的被褥相互映衬，显得父亲那样苍老而且孱弱。看着那原本健壮的父亲，现在已经变得瘦小而虚弱。白发苍苍的头，疲惫地倚在枕头垛上熟睡着。我随手拉来身边的一张椅子坐在父亲的床边，无奈地俯视着沉睡中父亲那日积月累、辛劳、憔悴、慈祥的面孔。那眉毛、鼻子、眼睛……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呀！那皱纹、那白发不仅印刻着父亲人生的沧桑，也深深地留下了岁月烙印，记述着多少我难以忘记的往事啊……

人生无常，命运无常。18 年前，我们全家人回到日本定居后，父亲感到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为了在日本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父亲在冈山市的一家老年社会福利康复中心找到了一份医务工作。正当父亲准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本社会，并且准备把在中国数年的医生工作经验发挥出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感到有些来自体力方面的力不从心。父亲自忖也许是年纪大了，人体衰老难免体力减退？再加上刚到日本精神上 and 体力上都很疲惫？可是，在全家人的劝说下，父亲还是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检查结果竟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肺癌！真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我真抱怨命运的不公平。要知道，一听到是“癌”就好像被宣判了“死刑”。

父亲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医生，第一次体验一个癌症患者切身的感受。频繁诊治的苦痛，心理上的恐惧、悲观，来自精神、肉体上的打击和刺激，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用语言能够表达达尽然的。不久，父亲做了左肺癌大手术，而手术后又引起了呼吸困难，呼吸变得断断续续。这使本来就身体虚弱的父亲，变得更加虚弱了。而且，后来病情又发生变化，支气管以及肺内分泌物污染胸腔导致脓胸。此时除选择有效抗生素治疗外，又做了胸膜穿刺抽出胸水的处置，然而这个处置又引起了父亲体内蛋白量的降低。医生又注射强心针、搭配氧气罩等设施对父亲进行急救。那时父亲的痛苦自不待言，他扭曲着身体躺在病床上翻滚，挣扎在死亡线

上，令人目不忍睹。父亲也时常回忆说，每每回想起来，他都好像是从一场可怕的噩梦中醒过来一样。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亲的肺癌手术后未过两年，又发现了前列腺癌，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前，医生对我们说：“从佐佐木先生的症状看，像他这么大年纪，恶性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必须切开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你们家属应该有思想准备。”全家人自然茫然不知所措了，无法用语言来解说我那悲心彻骨的绝望和忧愁。

在父亲手术的那一天，我和母亲、姐姐，忐忑不安、焦灼、忧虑地徘徊在手术室外，那种急切、紧张的心情无以言表。母亲的眼睛呆滞空茫，她忧伤地说：“你父亲是菩萨啊！慈悲为本，为善心安，像他这么善良的人实在是不多呀。如果不是病苦，他是不会停止行善的。相信他的慈悲必能感动上天，从而得到好运……”突然，我心中萌生了求佛的欲望，希望神明的菩萨，能使父亲解脱病痛之苦。由于我丈夫家是世代念佛求生，因而我也身不由己随着开始拜佛了。此时，我在心里开始默默地祈愿着。不知是否拜佛灵验，想不到真的出现了奇迹。父亲的手术很成功，而且是良性肿瘤，全家皆大欢喜。

在这几年里，父亲一直在与病魔抗争，使用了一些抗生素类药物。在之后的几年，他的癌症曾多次复发、转移，疾病简直是如影随形。这次是第十次住院了。看看他的病历就会感到父亲已经心力交瘁。背负着癌症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他的体内就像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炸弹就会被引爆，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中。无数种抗癌药蹂躏着父亲，消耗着他的体力，摧残着他的意志和信心。有一阵子父亲神颓气馁，整日萎靡不振。然而，母亲的体贴和温暖，就像一剂良药给父亲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他心底崛起战胜病魔的决心。为了母亲，父亲也要活下来。由此他和母亲再一次作出回中国的设想，父亲渴望去实现这一目标，为此更加增强了战胜疾病、顽强地活下去的决心。

突然，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一个男人凄惨的哭叫声：“护士……妈妈……快来救救我呀！”我的心不由的颤动一下，那声嘶力竭的叫喊，使我感到笼罩在病魔阴影下生活的癌症患者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呀！日常忙碌时，生与死似乎离我们很遥远，而躺到医院里，死神好像就在人们左右，这样的环境容易使人把生存的烦恼看淡许多。生与死、得与失、痛苦与欢乐，一向就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层界面，甚至是透明可见。

此时，我感到颈项后面已经湿漉漉的全是汗，额前的短发也被汗所濡湿了，椅子上也是热的，坐在上面就像坐在一炉温火上，浑身汗涔涔的，说不出有多难受。退出了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把颈后的长发撩到头上，呼出一口长气，那呼出的气息也是炙热的。我放眼久久地远望，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令人感到眼花缭乱。想当年，初次看到这幅景色，曾觉得眼前一片爽朗。可是自从我陪父亲几番住院后，不知从何时起，只感觉周围的环境真是只有“百无聊赖”这四个字可以形容，心绪泛着凌乱的涟漪。手插到口袋里，摸到了一盒香烟，随手点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我望到远处一个幼儿园，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孩儿们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蹦蹦跳跳地在园里玩耍，环顾四周景色既熟悉、又伤感。因为我自己曾经两次在这家医院住院。还分明记得第一次住院是八年前的一天。

那一天，是在紧张工作即将结束之前，突然，我感到腹部一阵阵剧烈的疼痛，这痛感不像以往的月经痛。它来势凶猛，铺天盖地，好像那些肠子和内脏纠缠着，扭挽成了一个坚实的大结，难以忍受。但是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坚持一下想必没什么。半个小时后，剧痛已扩散到我的全身，汗水如同无数条小虫子，从毛孔中慢慢爬出来，我咬紧牙关，压抑着呻吟，尽量不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得失态。到下班的时间我已经精疲力竭，坐在椅子上说什么也站立不起来了。部长和事务长立刻护送我到医院。到医院门口时，我看到正在焦急等待的父亲那张熟悉的脸庞。原来在来医院之前，部长打电话通知给家里了。

当时，看到父亲那慈祥而亲切的面容，我的血脉深处，涌动出一股温暖，剧痛没有使我

流出的泪水此时夺眶而出。本能地像抓到一棵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父亲的手。紧张、恐惧和疼痛让我的两只手像鸟爪一般的坚硬，不知不觉我抓破了父亲的手。可是父亲却一点没有表现出疼痛，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像是要从我的手里抽出所有的疼痛。经过 B 超、X 光检查后，我被确诊为胆囊炎，被马上推进了急救室，虽然进入了手术的准备状态，可是情况已有所好转，随后被推到了普通病房，也是父亲现在入院的同一家医院的三楼。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然病院离家比较远，可是，在我住院的近半个月里，父母亲每天都要姐姐开车，来医院看望我。而且每天睡觉前还要通过电话汇报一下身体情况。由于姐姐工作繁忙，不能经常同父亲一道来医院。我劝父亲说：“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每天都来看我，我现在很好，如果有事我会打电话给你。”说好第二天不要来了，可是第二天父亲骗母亲去买菜，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往返三个小时的路程，又到医院来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每次从医院回来，都累得吃不下饭啊。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以及无私的爱，我今生今世也难以回报，想到此心头不由一阵酸涩，一阵惆怅。

我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心中的温暖，我实在不愿意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流泪，希望自己能够潇洒一点，坦然一点，勇敢一点。可是，泪水硬是不争气地流出来，我真的很讨厌自己的不争气、不坚强，一下子又手足无措。于是，在泪水还尚未泛滥不止之前，我掩泪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长长地吐出，强行自己静下心来，又回到了病房。

“你来了……”是父亲那低弱而熟悉的声音。

父亲那干瘦的脸上，两只深陷的眼睛格外醒目，眼白充满血丝，看上去红红的。从那平淡而又沉重的表情，我依然能够感觉到父亲在尽力掩盖痛苦。以前到医院看望他时，父亲总是强打精神地作出微笑，而他现在已经没有一点精力了。看得出他很疲惫，话也懒得说了。

我极力掩盖情绪的变化，词不达意地问了一连串的事情：“吃饭了吗？睡觉好吗？身体感觉怎么样？”

父亲低沉着声音说：“嗨！昨天夜里几乎一夜未眠，夜里独自一人躺在四周挂着围帘的床上，直盯盯地仰视着白色天花板那些数不清的小孔，不由得浮想联翩，心里的那些烦心事总是挥之不去。”父亲用右手指着墙壁，唇角稍稍向前掀起，我明白是指隔壁的房间，“一整晚都在不停地叫，好悲惨，好无助，好凄凉啊！吃了两片安定，好不容易睡着，又被那痛苦的哀叫从梦中惊醒，彻夜未眠。这一天接一天的下去，没有一刻的停歇，真让人同情，可是又难受，真不愿自己将来走同样的痛苦道路。”

话音未落，突然父亲不停地咳嗽起来，那咳带着明显的克制与压抑，听了让人揪心。笼罩在病魔阴影下生活着的癌症患者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呀！我问他喝不喝水，父亲只是摇摇头，我走过去为他盖好被。

我神情木然，与父亲久久相对。稍稍平静后，父亲嘶哑着声音接着说：“今天两点钟，气管支镜检查，医生说最好让家属四点左右来听结果。”父亲一脸惆怅、不安的表情，接着低声地问：“你有时间吗？”

“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是心里却有些忐忑不安，我上中学一年级的儿子小博，每天 7 点钟左右放学回家。可是，既然对检查结果抱有担忧，就不能拒绝父亲的请求。

知道父亲曾经多次做过气管镜检查。所谓气管支镜检查，是在咽喉处使用麻醉剂，将带有摄像机的光纤观察仪从口腔伸入支气管中，然后，从中采集病变细胞和病原体组织，进行分析检查。与此同时作（レーザー烧灼术）光线烧灼术的治疗，这种检查和治疗父亲已经是第四回了。由于这种治疗病人是很痛苦的，所以每次检查后，父亲都要连续几天咳嗽，痰里带有脓和血。

在一种微妙的沉默中，我靠近父亲并将父亲的枕头略微抬高一些，父亲仰起头望着天花板，沉思了片刻，断断续续地说：“人生如影，世事如梦……早死晚死都一样！”他感叹一声后接着说：“其实，我倒不是怕死，人活一百年也是终究一死，只是非常地害怕寂寞，不是

为我，而是为你妈。咳……”说着他叹了一口气。

那叹气悠长而有力，一种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父亲那苍老、憔悴的脸上，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悲切地自语道：“咳……上苍为了结合我们，实在是用心良苦！可如今……万一我……留下你妈……她太可怜了！还是送她回中国吧，那里有她的亲人和朋友……”他重重地喘着气，说出的话好似带有微微的颤抖。

一种悲凉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一句话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我已经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心中充满了苦涩、无助和不安，心里由衷感叹道：“父亲呀！您真是太善良啦，在同疾病做生死斗争的时刻，竟然想的不是自己……您对母亲的这份情、这份爱，要比金钱、地位都要贵重几千几万倍！”我只是一边摇头，一边说：“快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此时，我不知该用何种语言来安慰父亲那颗善良的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揪心再次发作。

我呆呆地注视着父亲好一会儿，想尽可能地鼓励他，可是没有恰当的语言。

父亲又默默地说道：“《内经灵枢》云：‘寒饮则伤肺。’只此一语，即道出肺伤的原因。‘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是‘肺朝百脉’的重要前提。”

我突然想起，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过的对癌症的最新治疗法“微创物理治疗”，虽然我对其中的内容也是一知半解，也许对父亲是个心理安慰。于是，我对父亲说：“现在，美国有一种氩氦超冷刀，是世界上唯一同时兼具零下 150 度超低温冷冻、介入热疗、200 度大温差逆转和免疫增强等多重效能的高新科技医疗系统。它优于单纯高热或单纯冷冻治疗，杀灭癌细胞更彻底有效，与世界肿瘤治疗水平同步。氩氦超冷刀肿瘤治疗技术属于纯物理治疗，能彻底摧毁肿瘤，治疗效果确切，有效率 95% 以上，治疗不导致癌细胞扩散，治疗过程微创无痛苦、恢复快、不损伤正常组织。与放化疗不同，氩氦超冷刀治疗无毒副作用，还可以有效地调控细胞因子和抗体的分泌。经过这种方法治疗的病人，身体免疫功能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生存率显著提高，治疗费用低，住院时间短。它是继微波、激光、超声聚集刀、伽玛刀等之后发展起来的肿瘤治疗高新技术……”对于我滔滔不绝、前言不搭后语、东扯西拽好心的劝告，父亲似乎根本没有感觉，毫无反应，默默不语。我还是不厌其烦地接着说：“协力医院能给你转送到川崎病院，是因为那里有更好的专门的医生给你治疗，也说明你的病可以治好。所以，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明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中国。”然后，冲着父亲鼓励地笑了笑。

父亲表情变得很沉重，好像已经很累。我意识到他好像不需要多余的抚慰，我也只好就此停住。沉默下来，静静地陪着他，能说的话也不能说了，只是长久的沉默。

过了片刻，父亲有气无力地说：“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再去你爷爷那参拜一次。”

我不由地感叹道：“是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到吉林省通榆县为爷爷扫墓的情景。”大概是我的话触到了父亲那敏感的神经，他会意地点点头，然后虚弱地露出淡淡的微笑。转过头去，表情是那么凝重、那么专心致志地，目光深邃、一丝不苟地仰视着白色天花板，充满无尽的忧郁，仿佛思绪穿过那些数不清的小孔，努力地在追寻着什么。

此时此刻，深藏在我记忆里、纠葛着的浓浓的思念也开始蠕动。我沉默了，依稀间我的思绪随着父亲一起又回到了那遥远的三十年前……

三、人世沧桑

诗人苏东坡有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幼时我很少听父亲说起他的过去，所以对父亲的家史了解得微乎其微，即使偶尔在谈话中提及了，父亲也总是找借口岔开这个话题，避而不谈。我曾经几次窥测其原因，而父亲会突然变得情绪低落，神色茫然若失、满腹惆怅。对此，我百思不解，猜想多年。我可以想象得出，父亲经历过了许多的坎坷与蹉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在极力寻找在这个世间失掉的某种东西后，才渐渐懂得了在父亲的内心深处有着太多太多的悲苦，因而他总是在回避过去，逃避那使他痛楚的往事；懂得了由于他长期身处逆境，所以他很少与我们进行心与心的直接沟通。然而，往事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灵上和脑海里，甩不掉，躲也躲不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满怀信心、身体力行，投身于对鞍钢进行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之中。然而，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一大批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父亲也因为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背景而饱受其苦，经历了说不完的风波坎坷，一直郁闷不得志。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他终于拨云见日，一反往日的沉默，又重新振作精神。他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领着我和哥哥来到了吉林省西部通榆县，不是为了旅游观光，而是为了找寻爷爷的足迹，让我们能够永远缅怀爷爷的英雄事迹，以及爷爷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也是为了让爷爷的事迹在历史上予以定位。

我已经记不清是1976年还是1977年的初秋，父亲怀着一个赤子对祖父的眷恋之情，带着我和哥哥去了瞻榆镇祭奠了爷爷的亡灵。爷爷的墓地在吉林省西部通榆县县城西南46公里处的瞻榆镇，隶属于通榆县人民政府行政辖区，是原瞻榆县县城所在。记得那一天，我们来到通榆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派专人给我们引路。但是由于爷爷牺牲后，葬于瞻榆县城北门外约五六公里地的山坡上，那里山高路远，又不通车，当天只好找了一家旅店暂时住下。

第二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灿烂的太阳高高挂在瓦蓝瓦蓝的天空，是一个极好的天气。可是，一早开始我就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激动，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县民政局同志的引导下，我们步行来到了瞻榆镇北门的的一个山冈上。

9月的吉林，可谓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气候宜人，天空不时传来大雁的叫声，它们排列着整齐的队形，向南方飞去。空旷的山野里，寂静无声。崎岖的山路两旁开满了野花，令人赏心悦目。我们磕磕绊绊，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由下而上登山。不知何故，山道竟空无一人，异常安静。一阵儿浓、一阵儿淡的花香，引着我们继续前行。脚下是飘落的树叶，被阳光晒干了，一脚下去便发出“嚓……嚓……”声响，阻断了四周的蝉鸣。又翻过一个小山坡，树林渐渐稀疏起来。草径一转，前方豁然开朗，露出一片青天。虽然已是立秋，这儿还盛开着红艳艳的山丹丹、白玉般的蔷薇、香味浓郁的月桂……花间几只带着紫斑的大蝴蝶，一会儿翩翩飘在空中，一会又竖起双翅悄落在花上，让人简直分不清哪里是蝴蝶哪里是花朵。前面的脚步停了下来，“到了，就在这里”，民政局的同志向前一指。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我被眼前的景色赫然惊呆了，没有任何石碑、标志，也不见石砌的坟圈，只有不计其数的小土包，荆棘丛生，残破不堪。民政局的同志手无定向地指着说：“陵坟一带，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不少烈士的后人前来陵坟一带寻找亲人遗骨，但现在已经按历史文化遗址加以保护了，墓地迁移等将不被允许……”因为年代久远，又少人照料，这些

烈士坟茔上面的杂草在秋风中摇曳着，一股凄凉情不自禁从心底涌出。

1946年8月，就是在瞻榆镇这个地方，日本人的细菌战给当地人们带来了长时间的痛苦。为了抢救水深火热的战友和老乡，身为八路军军医的爷爷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和同志们的一再劝阻，毅然进入疫区，贴身为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百姓治病。7天后不幸染病，壮烈牺牲。为了捍卫“白衣的圣洁”、维护“医学的尊严”，救死扶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感动着每一位中国人。之后，他和其他几位烈士一同被葬在这面山坡上。当时年仅14岁的父亲，由于沉浸于极其悲痛之中，因而对于当时的一些细节，记得都不是太清楚了。此后，父亲曾多次想将爷爷的尸骨重新收殓，而事隔30年，一系列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他未能如愿。如今望着一座座的坟茔，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草衰阳西，已很难识别出坟墓原来的模样。想到爷爷生前未尽其欢，殡后未尽其礼，父亲那肃穆的脸上浮现出悲伤的神色，眼睛湿润了，眉头微蹙，似对30年后的今天才来看望爷爷而深表忏悔。

四周寂静无声，只能听见从山梁上飘来的秋风，吹动着稀稀落落的树叶发出的声音。父亲的头低垂着、低垂着……几片黄色的叶子，飘落在父亲的头上、肩上。父亲闭着眼睛，屏着呼吸，双手合十，沉浸于往日那隐藏在生命里的悲痛与思念，一声声一幕幕，由远及近，似幻似真，历历在目。多少的风风雨雨，多少的努力，多少的期待与奋斗，人生道路上的荆棘与坎坷，都是为了今天能够向您交代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苏轼的这首词，充分地表达了父亲此时的心境。看到父亲那沉痛的样子，我也心生悲凉，不仅是为故去的先人，也为活着的父亲。

虽然我们无法找到属于爷爷的那块坟茔，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就在这块土地上，就在我们的身边。于是我找来大大小小的石块垒成一个小堆，算是标记。然后香茶一杯、鲜花两束、月饼数块，摆放好，点燃了纸钱……祭奠爷爷的亡魂，那淡淡的火苗渐渐地蔓延起来，随风拔地而起，胡乱地席卷着，缕缕青烟带着我们无限的哀思和敬仰不断升腾，轻捷地飞上了长天。我和哥哥毕恭毕敬地站在父亲的身后，随同父亲一起向爷爷，也向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革命先烈鞠躬致敬。

一会儿，父亲抬起头，挺拔身子，站到一块较高的土坡上，他那对发亮的眼睛里凝着泪，带着一种朦胧的、茫然的、困惑的、模糊的、难以解释的感觉，痴痴地、久久地、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那蜿蜒延伸皑皑群山、渐行渐远一望无边的平原，与远处的天际融成暗灰色的朦胧一片。突然，他脸上泛起了激动的红晕，好像那些沉睡了多久的往事蓦地苏醒过来，想象力像小鸟一般在眼前活跃起来，心也随着小鸟的跳动颤抖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妨碍他——太阳不能、风不能、声音不能……此时，我还不能真切地说明或明确地把父亲的心情给予解释。可是，在柔和的阳光照耀下，我可以感受到他浑身的热血在沸腾，他的全部感情、全部力量、全部灵魂都回到了30年前的过去……

此时，我也在一种茫然的悲伤和失落中感受到了，父亲与爷爷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感应，这种靠血缘而不靠语言的交流，是一种心灵的沟通，诉说着离别后那牵肠挂肚的思念之情，并化成一股无名的温热气息从他的眼神里、表情里、呼吸里、心叶里、身躯里的每个气孔渗透出来。无言地渗入每一片草叶，每一条吮吸的草根，穿过每一棵树干和每一片树叶……同时，我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父亲把他的感受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我。虽然我没有在爷爷身边生活过，可是在此氛围中我感到了爷爷那曲折的人生，以及他所经历的无数雾的迷蒙，山的孤寂，夜的恐怖……

我的内心思潮汹涌，浮想联翩，如惊涛骇浪，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默默双手合拢，闭上眼睛在心里默祷着：“爷爷，您走了，您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您的精神却是永存的！您为了中国革命，把全部家产耗尽；您为了抢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战友，不顾自己生命安危；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获得了‘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您慷慨地为我们留下

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缅怀；您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人类的尊严、信仰以及良知；您那悲壮和辉煌被我们淡忘得太久太久了；您去世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来到您的墓前，重温您的业绩，追思您那崇高品质，缅怀您光荣的一生。我要以您的辉煌业绩为榜样，居安思危，永不懈怠。同时我一定要把您的历程写成传记，作为您的碑文，在群雄争秀的历史丰碑上，留下您感人的篇章。让子孙后代品读您的事迹，时时刻刻以您的献身精神为榜样，永远把您的作为铭记在心。您将成为后人永远的宝贵财富，名垂青史。我想会得到您的理解与宽容吧。敬爱的爷爷，但愿这山水环绕、苍松翠叶的灵秀之处，是您的梦中归处，您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了……”我虔诚地垂首站立在爷爷的墓前，任泪水在脸颊流淌，感觉是那般悲切、那般痛楚。让春风、让大地来读懂我的心声以及哀思。可是，忽然我又感到我并不是伤心，而是骄傲，我感到了爷爷的光荣、爷爷的伟大，我不能不为爷爷的英雄事迹而歌颂。

也许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感到迷失。在回去的路上，一种空空洞洞，一种别样滋味，萦绕在心头。说不上来是哀伤还是惆怅，茫然若失，父亲的脚步也似乎变得无比地沉重。他一步拖着一步，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也许是由于睹物思人，积压在他心中三十年的宿雨餐风，一下子悲从中来，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梦。

我们下了山，回到了旅店。晚饭后，一天的长途跋涉使我感到很疲倦，我和哥哥都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可我睡不着。看着父亲微蹙着眉，脸上挂着无端的疲倦和失意，呆滞地仰视着窗外。透过淡淡的云层可以看到一弯明月，以及那满天闪烁的星辰，看得出父亲那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此时，我也迫切地想更多地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于是我走到窗前，又无限留恋地看了窗外一眼，拉上了窗帘，窗外的世界被摒绝在外面了。然后，坐到父亲的身边，我异常认真而好奇地问：“爷爷是何时来到中国的？”哥哥也凑上前来，捧着脸，眨着眼睛紧跟着说：“爷爷是日本人，又为什么参加八路军？”父亲那压抑已久的感情一触即发，脸色突然显得严肃而深沉，又好像有些激动，那厚重的眼镜后面，深陷的眼睛变得那么的陌生，好像在努力地追忆一幅幅历史的画面，充满了激情与渴望，也充满了亢奋和哀愁。父亲又似乎有些胆怯，不愿再重新看到那匆匆离去的三十年岁月的磨难。父亲点上了一支烟，长叹一声后轻轻地念叨着：“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在心头……”累积在他心底多年的情感在这一瞬间突然迸发出来。好像那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感情犹如洪水开闸，一泻千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像是紊乱，又像简单；像是模糊，又像清晰。反正他好像终于从睡梦中醒来，充满了激情。父亲转过头来深情地望了望我和哥哥。然后，正襟危坐，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不知从哪里来的口才，竟口不停歇地开始讲述他十数年来坎坷不平的生活、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流离颠沛的少年时代，以及和哥哥一诚随表叔来到中国后的那一段艰难日子，讲述他不屈不挠、坚韧钢毅、强悍进取的革命精神，以及争取自由，顽强乐观，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史。那曾经的一篇篇、一幕幕，句句话语推心置腹，字字刚劲有力，荡气回肠，使我刻骨铭心，潸然泪下……

爷爷（佐々木源吾）是个医生，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2月18日出生于日本国北海道稚内市的一个技术工人的家里。少年时期，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到一家私人药店当过学徒。18岁服兵役，在陆军中当卫生兵，后升为准尉医助。由于他努力学习，钻研医术，经过考试获得医师资格。昭和三年（1928年）3月9日退役，在北海道上川郡当麻町220番开了一个诊疗所，并与当时任德语教师的祖母（嵐ワカノ）相识并结婚。在父亲支离破碎的记忆中，爷爷是个五短身材，黑红脸膛儿，一脸连鬓胡须修剪得规规矩矩，高颧骨，细眼睛，粗犷有余，文雅不足，但眉宇之间却英气逼人、豪放不羁，使得他具有天地造化的一种英武豪迈的王者之气。作为一名职业医生，爷爷毅力非凡，医术高超，同时也是一个同情心很强的人。自己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却时常对一些贫穷的患者给予免费治疗，被当地评为名医。爷爷也是一个清教徒，所谓清教徒是对政府不满的谋求自由的反封建主义创价协会，因而在教条和

纲领、仪式和形式等方面都受到过非常严格的教育。前面的照片，是爷爷出征前的全家照。从照片上可见他那种威风凛凛，目光如炬，具有天造地化的形象。

祖母（嵐ワカ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5月10日出生在北海道上川郡当麻町星一区。她是一个德语教师，身材娟秀，极具温婉谦和（朴素、文静、文雅）之美。她总是身穿着一套细绢小纹的和服，搭配褐色的缀织腰带，举手投足都能透出受过高等教育的贵夫人素质。尤其是她慈眉善目，说话时慢条斯理，那清丽雅致的脸上带有的温和、慈善、平淡的微笑，似乎装得下人世间所有的情愫，看得见、摸不着。祖母婀娜的体态具有典型日本美女的特点，有着不同于日本女子的白皙的肤色和高挑的身材。从审美角度上说，她几乎无可挑剔，在当时也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在品德操行上讲，她相夫教子，和蔼善良，吃苦耐劳，也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祖母时常作为爷爷的副手，帮助打点病院的大小事务，并能够站在丈夫的立场上，替丈夫分忧解愁。可以说夫妇搭配得天衣无缝，默契十足。

父亲于昭和七年（1932年）12月1日出生于北海道函馆市，也曾经有过幸福的童年。在家里排行老二，他还有一个为人忠厚、心地善良的哥哥（佐々木一诚）。兄弟两人的性格相差甚远，哥哥一诚沉稳、文静、成熟，有时也很腼腆，也许是因为他生来体质虚弱的原因，他从不愿与人争吵。而父亲（佐々木幹夫）活波、淘气、坦率、敏感、感情丰富，喜欢外露，好胜心强。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像爷爷奶奶一样的心地善良。就年龄而言，一诚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深刻的思想，与弟弟亲密无间。我父亲在上学前随同祖父母来到了日本最大的煤矿钏路市的钏路煤矿，爷爷在那里开了一个诊疗所。总而言之，父亲曾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19世纪末，为了成为亚洲领导者的野心，日本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力量，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首先，日本统治者欲将中国变为它的原料基地和市场。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是明治以来日本统治者实施的亚洲政策的重要一环。1906年“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制定了“满洲移民五十万人”的计划。1930年的昭和一片恐慌，日本国的农村人口过剩，日本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了“东北事变”，即“九一八事变”。随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便侵略和攫取了南迄山海关、北至黑龙江大约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紧接着日本又不断制造事端，将矛头指向华北乃至全中国。并于1932年3月建立了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以“王道乐土”的名义，招集日本农民参加开拓团。所谓“开拓团”是日本政府为了掩饰其侵略事实，进行的大批移民。而移民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是日本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因而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工具。

东北的移民政策，是日本政府将中国东北殖民地化、日本化，从而永久性地占领东北的恶辣手段。日本向中国移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2年~1936年，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实验性地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时期。这期间关东军利用掠夺或强压的手段，强占土地，使许多的中国农民背井离乡。这一时期也叫“武装移民时期”。第二阶段是1937年以后的大规模移民的时期，日本拓务省制定了《20年百万移民计划》，其内容是当时“满洲”只有人口3000万人，20年后推定伪满洲国的人口为5000万人，而日本移民100万户计500万人，占东北人口的十分之一，从而形成一个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殖民地体系。1939年日本将“移民地”改为“开拓地”，“移民团”改为“开拓团”。政府提供部分补助金以及路费，并设立了拓务省进行指导与监督。1937年以后其规模不断扩大。即“本格的移民期”。第三阶段是1941年以后的移民衰落时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国内的青壮年劳动者大部分都应征参军入伍，以及国内军事工业的不断扩大，使农村的劳动力严重缺乏，移民的源泉开始变成干枯状态。

1938年，父亲一家生活在钏路，爷爷经营的小医疗门诊所，每天的患者络绎不绝。一天，村警察署的工作人员来到门诊所，把一张“赤纸”（红纸）庄重地递到祖母面前说：“召

集令をも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你们，召集令到了）。面对这突然的来访，祖母呆呆地、久久地望着那张红纸，昔日的那种清爽感已经荡然无存了。“おお……俺にも来たか、これでうちも肩身の狭い思いをしないですね！”（噢，我的也来了，真是没有小看我呀！）爷爷红光满面地一边说着一边从房间里走出来。“ご苦労さまでした！”（你辛苦了！）边说边双手接过“赤纸”。父亲看见此时的祖母已经面色苍白，眼含泪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会儿，街坊四邻围来许多的人，不知是谁拿来一面红色圆球的日章旗，人们不约而同的高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日本人很容易极端，假如日本天皇陛下真能活到一万年，那不变成妖怪才怪哪。其实，人们所高喊的“万岁”只是一种奉承话，一种无意义的空虚的赞美而已，另一面带有祝福的意思。当时的人们由于对天皇的信仰与崇拜，每个作为天皇陛下的臣民，都满怀激情地高喊着这一口号，以保证自己以及家族安然无恙。就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父亲一家的不幸从此开始了。

这里我想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赤纸”。“赤纸”又称召集令状或军令状。“赤纸”是由连队区司令部发行，市区街村役所的兵事系（现在的户籍系）的职员将应召书交给本人，本人不在交给家属。它横 25.7 厘米，纵 15.5 厘米，是用黑墨印刷出来的，上面有受领日的盖章，以及应召者的姓名、住址、所属部队的名以及到达日、时等。“赤纸”的背面填写着各种条例，如没有正当理由，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报名者或不服从命令者，要受逮捕、拘留、罚金、罚刑，甚至列为非日本国民的处分。凭“赤纸”乘坐任何交通工具费用可全额免除。“赤纸”让无数男儿无端地生出怜爱，它鼓励人们盲目地勇敢，卧薪尝胆，对君主忠心耿耿，诚心效力，愿意为之肝脑涂地。

1927 年日本的兵役法规定，日本的男子到了 20 岁必须接受身体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将国民分为甲种、第一乙种、第二乙种、丙种、丁种等档次。甲种合格者被国家列为“优秀的帝国臣民”，这些人被征兵的可能性很高。可是，当时有句“甲种合格，くじ逃れ”，意思是说“抽签最好抽不到甲种国民”，这句话就深深表达了一个意愿，那就是：国民不愿参加战争。然而就在昭和时代，由于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国土上有一千万的男儿被这“赤纸”带到了战场。千古伤心的种子，人生的悲剧，大约都发芽于这“赤纸”上吧。

爷爷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多么不忍和妻儿离别啊，更使爷爷担心的是祖母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虽然在爷爷的治疗下已有好转，但这一去前程未卜，生死两茫茫啊。临行前夜，父亲看到祖母坐在灯下缝补一个黑色的腰带，据说缝上一千针后，就能够防治伤寒疟疾等疾病，人们把这样的腰带赠予即将出征的士兵，祝福他们能够平安归来。祖母一边缝制一边在偷偷地流泪，爷爷见了不由一阵酸楚。家里的气氛是沉重而凝重的，两人谁也不开口，静得让人窒息。

父亲不禁问：“为什么要去中国？”奶奶抬起低垂的眼睛，像一个久病的孩子无力地望着父亲，一副为难的样子，然后把眼光转到爷爷身上，那眼神空濛遥远，又像望着远不可及的地方，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好像眨眼之间它就会失去。如无尽的雨夜在诉说，如一片晨空的寂寞，那说不清、道不明，似有似无的眼神，给人一种无奈的忧伤。爷爷好像受不了这种眼神，他怕自己被这眼神所融化，从而失去勇气和力量，他心慌意乱地整理着行装。

祖母只是咳嗽了一声，想压住那心中的恐慌和缠乱，她便转过身去沉吟未答。日本的女人向来是不插话的，仿佛说话是男人的权利。沉了半晌，爷爷故作胸襟宽阔的姿态，他回过头看了看父亲，然后走到父亲身边怜爱地抚摸着父亲的头，苦笑着说：“满洲’是我们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去了‘满洲’就有了生命了，都住在日本将要饿死的。”

祖母不想用自己的烦恼和痛苦给爷爷增加负担，低下头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你去吧，家里边的事情不要担心，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会顶得住，只求您平平安安地回来。”父亲可以感觉到祖母的声音是那样苍凉、那样悲苦、那样无奈，而且又是那样的真实，也是那样的残酷。其实，祖母此时由于心情沉重，肺结核又有些恶化，幼小的父亲不能完全领悟，不